

## 乡村记事

◎朱云

静下来时,思绪不由自主地被拉到儿时:低矮的茅草房、古老破旧的木格窗、袅袅炊烟、鸡鸣犬吠、牛羊欢实。田野里打闹嬉戏乐而忘归的孩童,田埂上扯开喉咙唤儿回家的母亲,哪怕千般不舍,顽童们也只能一步三回头,罢战息兵。

都说缺吃少穿的年代一定是悲苦凄凉的,更别奢谈什么精神生活了。而我记忆里的人和事却给出了另一种答案。

首先,印象最深的是逢年过节大队部敲锣打鼓热闹非凡的场景。小孩子手舞足蹈,大人们欢天喜地。自娱自乐编排的文艺节目名目繁多,有歌舞、独唱、快板儿、说书等。相邻大队的农民也被吸引过来凑热闹,场地上人满为患,树上、房顶上爬满了胆大的人。

也难怪全公社出名啊。在那个还填不饱肚子的时代居然一个大队敢排演京剧《红灯记》,并请来专业人士指导排练。还非常有创意地选中我的母亲女扮男装担任李玉和一角。要知道那是一个偏僻、落后的20世纪60年代的农村啊。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一生产队独自完成了《白毛女》的全场舞剧,所有演员就地取材,他们惟妙惟肖的表演乐得观众前仰后合、拍手叫好。这两部戏还受邀前往多地演出,名声大噪,给人们单调贫困的生活增添了无穷乐趣与希望。

我们学校还专门排练了文艺节目去工地慰问那些开工挖河的民工们。其中一个舞蹈《我是公社小社员》被选去公社礼堂参加比赛,那场景历历在目。

我们八个女生第一次站在高高的舞台上,一下子都蒙了。我看到台下那么多观众,紧张得像木头人儿,一下子耳失聪、目失明,动作与音乐不同步,大家慌作一团,指导老师在台下心急如焚,也不知最后我们是如何下台的。记得那天最后的压轴戏是中小学合唱的京剧《沙家浜》选段——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那场面、那气势、那唱功才真正是泰山顶上一青松。回校的路上我们心情沉重、默默无语……

回忆是温馨的,甜蜜的,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

那个年代,人们更多的是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居住模式,一个院子几乎都是同一姓氏,人们同劳动同生活,互帮互助,谁家今天开荤改善伙食了,一定是一个院子家家户户都尝遍,哪怕一家半碗馄饨一碗河蚌汤,吃独食都觉得不好意思。拆迁后,从前那种慢生活一去不复返,只能在纸上把过去走遍,把回不去的地方重温。

故乡,以及儿时的成长记忆,深深怀念您!



快乐之行

◎陈顺源

## 母亲的地瓜藤

◎明思践悟

秋日阳光洒在大地上,透过稻谷成熟的幽香,映照到宅基地我种植的翠绿的地瓜藤上。触景生情,母亲收割、储藏地瓜藤做猪饲料的情景再次浮现在我眼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家自留地栽培地瓜。藤叶在光线撮合下,经由复杂的化学反应,把一根根纤细的根茎孕育成硕大果实——地瓜。地瓜用来填饱一家人的肚子,藤叶成为上好的猪饲料。

深秋时节,夜间不时还有暗霜袭击。一垄一垄地瓜藤正在和季节作最后博弈,斗志昂然,绿浪翻滚。这预示着地瓜藤在田间的使命接近终了。同时,还意味着另一个战场即将开启。

母亲手持镰刀、绳子,迈着坚实步伐,兴奋地望到这块绿意氤氲、鲜汁流淌的绿毯。地瓜藤粗壮、肉多筋少,叶子宽厚、鲜嫩,满身流淌着浆汁。埋藏在地下的地瓜撑破了垄上的泥土,地垄张开了一道道口子,露出鲜红或淡红的皮肤,母亲看了喜上眉梢。

母亲卷起袖子,手上的青筋高高突起,在醇冽的秋风里能听到里面激情涌动着的血液。她弯着腰,左手抓起地瓜藤,右手拿着锋利的镰刀轻轻一拉,匍匐在地的地瓜藤就被割断,那浸淌着白色浆液的藤便脱离主根,彻

底告别蛰伏了夏秋时节,供奉它们丰富营养的温柔之乡。地瓜藤堆放在垄上,一层层地挤压着,有的已被绳子捆住。母亲背起沉甸甸的地瓜藤,步履蹒跚,深一脚浅一脚地迈进季节深处。

宅院已被秋阳收拾得妥妥帖帖,那一排刚被太阳消过毒的大缸、亮光闪闪的大菜刀、闲置多时的大菜板,还有那“出勤率”很高的笤帚簸箕等,早已各就各位,静候地瓜藤的到来。母亲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宅院一下子喧闹起来,地瓜藤散发阵阵草香味。就连在地头悠闲散漫的鸡鸭也寻着这味道想来觅食、趁吃。母亲一趟又一趟地背,把割下的地瓜藤通通背回家,堆成一座山,整个院子笼罩在地瓜藤浆汁甜香、浓郁、鲜嫩的气息里。

晚霞映照,照亮了场院,照亮了妈妈的脸庞。她看到这堆积如山的地瓜藤,喜笑颜开。她放下手中心爱的地瓜藤,来到厨房为即将放学回来的我们兄弟几个及天黑后从秋收秋种一线回家的我们的老父亲做晚饭。

晚饭后,母亲点上煤油灯,又回到地瓜藤旁开始新一轮战斗。饭后,她借着微弱的灯光左手将地瓜藤摁在切菜板上,右手举起大刀不停地砍切,长长的地瓜藤瞬间变成两三厘米的碎段。

当我一觉醒来,只听到那嚓嚓刀

切声。地上出现一堆堆切碎的地瓜藤,母亲麻利地舞动双手,用簸箕将它们运进大缸里,每放置一层都要撒上一把粗粒盐,再用力按压。缸装满后,她换上胶靴翻上缸去踩实。当一排缸全部装满踩实后,在父亲的密切配合下,把早已准备好的木板平铺在缸内口,压上石头等重物,重物不够就用空坛子平坐缸板上,再往坛子里注满水。

地瓜藤虽经按、踩、加重物压,还添加了盐,但一时仍没出卤汁。为防止藤叶接触空气而氧化腐烂,就向缸里注水,使它们与空气隔绝。这样地瓜藤在缸里发生嬗变,涅槃重生,由青绿或深绿色变为淡黄或金黄色,保持地瓜藤的营养和新鲜度,散发出醇香味。

夜已深,星光闪烁,母亲看着一排满载腌制地瓜藤的大缸露出了微笑。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这是古人为了留住美好而使用的方法。母亲不懂得《诗经》里这些华丽词语,只知勤奋劳作,让圈里几头猪一冬饲料丰盛,快快长大长肥,早日出圈,增加家庭收入,解决我们兄弟几个的上学经费,提高家人生水平。

母亲已离开我们两年多了,50年前她与地瓜藤的那一幕幕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永不淡忘。

## 父母的收藏夹

◎张军霞

得过的奖状、拍过的照片等。”

这时,郑叔接腔说:“瞧瞧我们家这个疯老婆子,到哪儿都背着这个旧包袱!”“得了,你就不稀罕这些吗?孩子们小时候的相册都快被你翻得散架了……”他们互相打趣着下了楼,在车里为这个包袱找了一个靠窗位置。他们的女儿远嫁,儿子也不在身边,那些印证着他们童年时光的小物件,都是父母的收藏,也是最温暖的回忆啊。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两年前,旧手机太卡,儿子建议说,再换一部新手机吧。我立刻拒绝:“换手机太麻烦,里面的照片都没了!”儿子拿过我的手机一看:“你保存的照片快超过4000张了,这手机不卡才怪呢!”

我把手机拿过来,看看前几天女儿舞蹈表演时的视频,不舍得删;看到儿子不久前换到新岗位上拍的照片,

不舍得删;我舍得删掉的,只有自己日常拍的花草风景,最后留下的还有2000多张照片,几乎全是儿子和女儿。

有一天晚上,我跟一个老同学聊起这些事,她顺手给我发了一张自己父母的合照。照片中的老父亲躺在医院病床上,正打点滴,老母亲弯下腰来靠近老伴,似乎正轻声询问什么,一对耄耋老人深情对视,令我瞬间泪目。老同学说:“以前我跟你一样,手机的收藏夹里都是孩子们的照片,直到父亲生病住院,我忽然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于是,我常会拍下父母日常生活中的场景,收藏夹里多了父母……”

父母的收藏夹里都是我们,我们的收藏夹里又都是自己的儿女。从现在开始,让父母也在收藏夹里占据一席之地吧。想到这里,我在手机相册里又建了一个文件夹——“老爸老妈的日常”。